

劉湘的毀譽(一)

(本文插圖刊第5頁)

王培堯

四川人為劉湘辯誣

因「假如教室像電影院」一則作文試題，引起輿論大譁，認之為貽笑大方的趙友培先生，年前曾在中華日報發表他的「中華民國抗戰史詩」，赫然再度掀起軒然大波。

在臺灣的川康渝同鄉，一致認為趙友培在該「史詩」中談到四川的一節，對已故四川省主席、抗日第七戰區司令長官劉湘多所侮蔑，川康渝旅臺人士至表憤慨。其後雖經趙友培致函四川戴高翔將軍，自承「誤以耳聞代目擊」，請他代為向川康渝同鄉轉致歉意。臺北市川康渝同鄉會仍然認為厚誣前賢，歪曲史實，故事體大，經由大會決議，擬就辨正文稿，提出關於「劉湘出兵」、「劉湘心懷異志不肯出夔門」、「劉湘之病與死」的三大辨正，根據史實，詳述經過，將趙友培的「誤以耳聞代目擊」駁得體無完膚，無立足地。

這一篇義正詞嚴的辨正文，已於民國七十四年九月十五日，在中華日報顯著地位刊出，同時由川康渝同鄉會將原稿副本，分送有關機關，存查備考。

自此而後，劉湘的珍聞秘辛，斷簡零縑，

相率的在各大報章雜誌出現。筆者謹將多年以來耳聞目睹，前些年與劉航琛對談劉湘其人其事，草成本文，對傳奇人物劉湘作一深入報導，尚祈學界先進不吝指教。首先，謹將年前掀起巨大文字風波的趙友培侮蔑劉湘事件，趙友培「史詩」原文，和川康渝同鄉會的辨正文一併刊在篇首。

侮蔑劉湘拒出兵抗戰之辨正

趙友培所寫的抗戰史詩

民國七十四年七月二十日，中華日報刊載的趙友培先生所寫「中華民國抗戰史詩」，其中談到四川的一節，技錄如次：

「四川天府國，沃野而衆民。擁兵以自雄，劉湘領川軍。但謀保實力，不肯出精兵。居常亦憂疑，恐有飛禍臨。山東韓復榘（按應為架，趙先生誤為渠），本是一粗人。……成都多古跡，諸葛垂大名。劉湘懷異志，不肯出夔門。槍斃韓復榘，劉氏吃大驚。抗令不出兵，自知罪孽深。傍徨難決定，憂心如火焚。由此竟特色，斯疾有斯人。」

上一史詩刊出後，立即引起川人公憤。有打電話給報館加以指責者，有主張提起訴訟者，

：當經專案小組草擬一篇抗議文提川康渝同鄉會討論。戴高翔將軍與趙友培先生係國防研究院同學，他已知道川人的憤慨情形，彼即致函戴將軍自承誤以耳聞代目擊，請戴將軍代向各同鄉轉致歉意。川康渝同鄉會乃決議改擬辨正文，送請中華日報刊出，全文如左：

壹、關於出兵問題的辨正

○民國廿年初川省各軍，如鄧錫侯、田頌堯、劉文輝、楊森、劉存厚、李家鈺、羅澤洲……等皆各據一方，後經劉湘擊敗劉文輝，打破防區制，才粗告統一。各軍部隊龐雜，必須加以整編。民國廿六年七月，中央派何應欽上將來川，在重慶舉行川康整軍會議，適蘆溝橋事變爆發，七月十日劉湘即電呈蔣委員長請纓抗日。八月七日劉湘奉召入京共商國是，劉湘慨然表示決以四川人力財力，貢獻國家，抵抗侵略。十四日公畢返蓉，即召集各軍，商討出師抗日事宜，並籌款四百多萬元，分發各軍作開拔軍費。九月一日，川軍出川抗日部隊，分東西兩路出發。現在臺北之戴傳薪將軍出師時，曾聆聽劉湘講話，劉湘說：「有人說沒有棉軍服那能到北方打仗，可是日本人不會等我們縫好棉軍服，才來攻打我們呀！」足見該史詩所云「抗令不出兵」，與事實完全不符。

○因川省統一粗定，除川康綏靖公署（主任劉湘）直轄部隊外，其餘各軍，如無中央支持，劉湘還不易指揮，故須於八月十四日分別召集各軍，商討出師事宜。會議決定共出十四師，劉湘部隊，則指定以唐式遵、潘文華兩軍為主，編為兩個兵團出發。凡稍悉川情者，皆知唐式遵、潘文華兩部是劉湘的基本隊伍，該史詩云「但謀保實力，不肯出精兵」，恰與事實相反。

貳、關於劉湘懷異志不肯出夔門的辨正

○民國廿三年，劉湘任四川善後督辦，十一月十三日乘輪入京，請示剿共與財政問題，並建議安川方略：①請中央派大員入川統籌剿共大計（時徐向前盤據川北），期使川省各軍，在蔣委員長指揮之下，如限期剿滅赤匪。川省庶政亟待整理，如何打破防區惡習，組織強有力之統一省府，漸納川政於正軌。經連日督謁中樞各當局，大體獲得結果，乃抽暇與宋子文偕行同遊上海、杭州、蘇州等地，至十二月十九日返抵重慶，再證以上述廿六年八月奉召入京共商國是，以及廿六年十一月抱病出征入京請示作戰機宜，計前後入京公洽數次之多，足見史詩所述「不肯出夔門」，顯係造謠者之浮言。

○關於史詩所述劉湘懷異志一點，民國五十三年賀國光將軍所著「八十自述」，賀將軍以入川參謀團主任的身份說得最清楚：「①關於四川政局，常有一部份不識大體人士，從事顛倒是非，或推波助瀾，或挑撥離間，或造謠生事，余認為謠言足以危害大局，曾電呈蔣委員長，其大意將劉湘所作所為列舉事實六項，證明全係防衛性

質，絕非準備犯上作亂，如所陳不實不驗，或誤大事，自請以貽誤戎機，交軍法治罪，否則即不殺我，亦必自殺。」②委員長深悉劉湘擁護中央之誠意與治川之熱忱，曾由京親頒電令：「中央人員在川氣焰萬丈，令人難堪，種種不法行為，殊堪痛恨！嗣後責成質主任全權負責處理，無論為官為兵，為文為武，凡有不法者，一律先行拿辦，再行具報。」

史詩節述劉湘懷異志，乃係具有野心者之造謠生事，其手法有如共黨，以致造成川局的政治空氣大污染，使若干人士中了這個污染之毒，而不自知，迄今猶然餘毒未靖。

叁、劉湘之病與死的辨正

劉湘早有胃病，此為人所共知的事實，統一四川後，醫生已告知若不好好療養，將活不到幾年（可能當時的醫學，還查不出劉湘患的是胃癌）等情。民國廿四年，委員長開辦峨嵋軍訓團時（委員長任團長，劉湘任副團長），他曾坦誠向委員長報告他的心願，他說我已活不到幾年，我就要好好利用還活着的時間，替四川和國家作點事。民國廿六年八月他還提出「四川抗戰時期中心工作」，與「四川後方國防基本建設大綱」。十一月到南京，又坦誠懇請中央政府遷川，並派工業家胡光煦、四川建設廳長何北衡協助中央各工廠辦理遷川工作。另手電四川省府，規定優待辦法，予以購地減稅之優惠便利。劉湘本人則隨軍親臨前敵，戰區司令長官部原設鄭州，此時川軍奉令南調，長官部已移設南京。作戰部署，原奉委員長核可同意的彈性作戰原則，以主力置於天目

山區，一部扼守京杭國道，以備乘敵西進，予以側面攻擊。

不意軍事委員會作戰會議，大家狃於一般習用的正面對戰，七嘴八舌，硬要把主力轉移到京杭國道上來。以劣勢裝備面對日本精銳之師，故招致全軍重創。劉湘很勉強的聽命改變部署，下達第二道作戰命令時，突然病倒地下，蔣委員長要劉湘到漢口治病，不意他聽到了他的愛將饒國華自戕的消息，遂致猝然一氣不起。而史詩却以韓復榘之明正典刑，而說劉湘「由此竟嚇色，斯疾有斯人」，不但厚誣劉湘，也侮辱了國府對劉湘的「褒揚令」和蔣委員長最後對劉湘的輓聯：「板蕩識堅貞心力竭時期盡瘁，鼓鼙思將帥封疆危日見才難。」

關外奉張四川劉湘

民國十九年中原大戰，兄弟鬩牆，同室操戈，殺得屍橫遍野，十里百里不見人煙。國家元氣因之大喪，這是中華民國的大不幸。這一段重要歷史，一般都以為，中原大戰，正當雙方殺得難分難解，擴大會議鬧得如火如荼的時候，其所以戛然而止，完全是因為東北張學良居舉足輕重地位，於是張岳軍（羣）、李石曾（煜瀛）、吳鐵城，乃至蕭同茲等，或連籌帷幄，或僕僕風塵，與對方閻錫山、馮玉祥、汪精衛等竭力爭取張學良。什麼走內線、陪打牌、賄買左右、投其所好……形形色色的題外之談，花邊文章，近數十年來推陳出新，層出不窮。寫的人渲染附會，看得人眼花撩亂。直把國家民族的存亡絕續，當做

了蔣幹過江的鬧劇。於是乎，民國十九年九月十八日，張學良發表和平通電，公開表示擁護中央。因而在同一天，閻錫山通電下野，馮玉祥驕然隨之，擴大會議風流雲散。這一段民國史，出自一些人的筆底，乍看起來，大有張少帥一電安天下之概。

實則，這一個說法，並不完全正確。

中原大戰之所以終告收平，究其原因：一、在學國人心擁護南京國民政府，厭棄閻錫山、馮玉祥、李宗仁。二、在於蔣中正總司令肅清北洋軍閥，統一全國，北伐克功之後，他的聲望如日中天。試看十九年三月二十日西北軍韓復榘、孫殿英兩部進陷河南歸德，中原大戰揭開序幕。蔣總司令一聲號召，韓復榘立即倒了「倒戈將軍」馮玉祥的戈，和中央軍陳繼承合力解決孫殿英的土匪隊伍，就任河北、山東、河南三省剿匪總指揮，即可作為例證。三、則為中央軍將士用命，何應欽轉戰湖北、江西、河南三省，力挫馮玉祥的西北軍。陳誠縱橫山東，轉敗為勝，將閻錫山的晉軍打得落花流水。十九年九月十八日閻錫山承認失敗，通電下野。正是他先期親赴山東德州督陣，眼見晉軍兵敗如山倒；迫不得已密令他手下的兩員大將：守德州的張蔭梧和守蘭封的孫楚，儘快將部隊主力撤退到河北大名、石家莊、新鄉一帶，否則的話就要全軍盡墨了。在此前三天，九月十五日，國民政府主席蔣中正，以陸海空軍總司令名義，下達全軍總攻擊令。西北軍馮玉祥部馬上就撤出山東臨潁。到了這個時候，中央軍和叛軍的勝負已定。閻錫山確因無法對抗中央討逆軍

(一) 譽毀的湘劉

的攻勢，方始通電下野以求保全他的殘餘力量。因而藩陽張少帥便也趕在這個節骨眼上，通電擁護中央。這便應了北方人的一句俗諺：「趕得早不如趕得巧」。所謂張少帥的高屋建瓴，舉足輕重，實際上也不過是「善觀風色」而已。

論當年舉足輕重，於中原大戰一役有批轉乾坤的不世奇勳者，除張學良外尚另有其人。這一段珍聞秘勿，自民國十九年迄今，從來不曾為人提過。因之時至今日，筆者以熟知其箇中内幕，不能再不和盤托出，留供未來史家參酌。而這一區中原大戰幕後的功臣，便是後來的抗日第七戰區司令長官、川康綏靖主任、四川省政府主席劉湘。

和張少帥不同的是：劉湘輸誠中央，促成中原大戰的勝利，純粹是出於他秉諸良知，自發自動。他無須當年的國民政府蔣中正主席勞神費事，在軍書旁午，奔走督戰之餘，還要指派大員陪他：「遊北戴河，天天熬夜打麻將」。而他的竭誠效忠，作有力臂助，反倒是由他自己千方百計，旁敲側擊，方始上達於蔣主席，使蔣主席至感欣慰，自此對他刮目相看，多方提攜。終於使他睥睨川中羣雄，功成名就，蔚為民國以來第一個統一全川的軍政領袖。當年劉湘的下情上達，設計之巧妙，經過之曲折，牽涉層面之廣泛，與乎手腕之高明，屬下奇奇怪怪的人才，在在都是民國史上最生動離奇，令人擊節讚賞，拍案叫絕的好篇章。非關正史，不是傳奇，但却是一大堆鮮為人知，極其珍貴的現代史料。

劉湘，字甫澄，在當年羣雄割據，衆多的四

川軍要之中，自民國五年護國軍攻川一役起始，他就成為舉國知名的人物。因為袁世凱曾經給劉湘陞官、授爵。劉湘是地地道道的四川新軍出身。而四川新軍之由來，却又要從中日甲午之戰到四川陸軍速成學堂說起。

光緒二十年（一八九四）甲午中日之戰，清軍水陸兩師慘敗，清廷想仿效日本明治維新，首要之務便是趕緊建立新軍。八年後在成都設立四川武備學堂，前後辦了四年。改設陸軍小學，又辦了五期。就在創辦陸軍小學的同時，在川東、川北招募了五個弁目隊。其中計為步兵四、騎兵一。原計劃是招收青年子弟，施以短期軍事訓練，期滿後派到各級新軍中去充任弁目（士官，或班長）。但是，由於五個弁目隊裏有許多青年學生，仗着頗有智識，自視甚高，不以當上一名士官或班長為已足，差點鬧出了風潮。正好，光緒三十四年（一九〇八）春，四川總督趙爾巽，請准清廷陸軍部，在原武備學堂舊址，開辦一所四川陸軍速成學堂。於是從原有五個弁目隊之中甄選六十名學生，先組成一個軍事講習所，通過講習以後，再轉到速成學堂編為舊班。另外再自弁目隊裏選拔、常備軍中保送，再挑出兩百多名編成新班，一起受訓。因此，舊班學員的素質比新班略高，同時也提前一年半結業。宣統元年（一九〇九）夏，六十名舊班學生畢業後，二年（一九一〇）冬，新班學生也領到了畢業證書，此時，四川陸軍速成學堂宣告結束。

楊森迎吳棄兵丟官

劉湘、楊森、賀國光、唐式遵、潘文華、王續緒，這六位陸軍上將，都是步兵升目隊四川陸軍速成學堂的同班同學，畢業後，分發到四川新軍第三十三混成協（旅），擔任見習官或排長，因此，他們稱得上是同鄉、同學兼同事，僅賀國光例外是湖北人。

畢業陸軍速成學堂二十年後，除了賀國光于役省外，其餘五位同鄉同班同學，在分而復合，合而復分，挑起四川境內連續不斷的內戰之餘，已經各領一軍，獨當方面。拜民國六年四川督軍署下令各軍就地籌餉之賜，各霸一方，儼然南面爲王。祇是，爭權奪利搶地盤的內爭，仍在繼續進行之中。

民國十六年（一九二七）七月十五日，被國民革命軍一舉擊敗的北洋直系軍頭吳佩孚率領殘部五千餘人，間關逃到四川。國民革命軍第六路軍前敵總指揮兼第二十軍軍長楊森，自萬縣乘輪船到巫山界嶺迎接這位老長官。他把吳佩孚接到奉節白帝城永安宮住下，立即通電劉湘以及川中各將領：強調吳佩孚此次入川「純爲遊歷山水，並無政治作用。」

但是，國民革命軍蔣中正總司令大不以為然。因爲，吳佩孚敗逃，中央早有明令，嚴飭川軍緝拿，如有寬縱，以通敵論。因此國民政府下令指斥楊森：「縱庇吳逆佩孚在該區防地圖謀不軌。」「令免本兼各職，聽候查辦。」命令之中明白交代：楊森的二十軍，交由第六路總指揮劉湘、副總指揮劉文輝「接收」。並責成劉湘等川中將領，嚴行緝拿吳佩孚，解京懲辦，「以肅黨紀」

而退亂萌。」

大好機會來臨，當時的劉湘係以國民革命軍川康綏撫委員會主席兼第六路總指揮，再兼第二十一軍軍長，另外還有一個川軍將領共同推舉，由北京政府在民國十二年正式任命的「四川善後督辦」頭銜坐鎮重慶，雄視萬縣楊森。一月二十七日，國民政府任命楊森所部第九師師長郭汝棟，接替楊森的二十軍軍長一職。但是楊森牢牢的掌握住了部隊、番號和萬縣地盤，不肯罷手，鬧出了國民革命軍第二十軍軍長雙包案。

臥榻之旁豈容他人鼾睡？何況楊森駐軍萬縣，恰好扼住了劉湘東下西上的咽喉。中央既明令討伐楊森，五月上旬，劉湘支持郭汝棟，在重慶與萬縣之間的涪陵就職。繼而以郭汝棟爲先鋒，把楊森的另一個范紹增師拉了過去，展開劉楊大戰。楊森未開仗先已折了一隻鐵臂——郭汝棟和范紹增的兩個師，損兵折將，變生肘腋，當然不是劉、郭聯軍的對手。雙方稍一接觸，楊森便倉皇撤出萬縣，向奉節、開縣方面潰退。下川東的局勢，自此由劉、楊兩位老同學分庭抗禮，相持不下，一變而爲劉湘添兵增將，獨霸一方的局面。

這時，劉湘躊躇滿志，五月二十九日他拍電報給南京的國民政府，請以賴心輝遞補楊森的「遺缺」二十二軍軍長兼任第六路軍前敵總指揮。電報一到，國民政府立即明令照准。這一來使得川中將領人人側目而視，將信將疑，劉甫澄（湘），果真跟中央有了密切關係？

下川東劉楊爭霸戰，劉湘最大的收穫，在於

兼併了范紹增的一師之家。當時劉湘派人往說范紹增：

「楊子惠（森）收容吳佩孚，被中央明令免職，所部統統交給劉甫澄（湘）整編。自古識時務者爲俊傑，這一次你再不肯過來，當心劉甫澄一個電報打到南京，說你夥同楊子惠反抗中央，蓄意謀叛，那你哥子豈不冤哉枉也，爲那不相干的吳子玉（佩孚），背上個爛包袱！」

范哈兒直追張大帥

當其時，范紹增却是若無其事，打個哈哈，大而化之的回答：

「中央遠在天邊，你哥子莫拿大帽子來壓我。大哥二哥麻子哥，隨便我跟那一個。要我給劉甫澄出力，可以！就祇有一樁，往後他喊我打誰我就打誰，我就是不打楊子惠！」

話傳到劉湘耳際，劉湘哈哈大笑。笑後連連的點着頭說：

「我就是歡喜范哈兒的這一層，那怕天下壞事都做盡，多少還講點義氣。」

范紹增，字海亭，四川渠縣人，洪門別支袍哥出身，外號范哈兒。四川話「哈兒」的意思，可以謂之爲憨厚、糊塗、懵懂、大而化之，也可以形容某人「裝憨」、「裝瘋賣傻」。

范哈兒所帶的一個師，清一色是袍哥弟兄，亂雜雜、鬧哄哄，服裝是長衫，赤腳穿草鞋，因之又被人稱爲「長衫軍」。

長衫軍不操立正稍息，平時隊伍不整，行列不齊，打起仗來只要喫足了鴉片煙，倒也能够拚

死衝鋒，所向披靡。

范哈兒爲人人事的作風，跟長腿將軍張宗昌約略相仿。戎馬一生，到處打濫仗，從來不曉得兵有多少，鎗有多少，錢有多少，小老婆又有多少。全重慶最崇偉華麗的國府路「范莊」是他的物業，抗戰八年無條件借給行政院長孔祥熙作官邸。孔院長以洪門大哥，前滬甯警備總司令楊虎爲衛隊長，率領一支龐大的衛隊，連院長帶衛士，辦公會客，吃住操練都在范莊，仍然顯得寬寬敞敞。

范哈兒不過是劉湘手下的一名師長，但是他的潤綽與大方，在當年四川同胞之中，不作第二人想。上海是我國第一通商巨埠，一向被形容爲東方冒險家的樂園，與乎「遍地是黃金」。然而上海開埠一百多年以來，論起揮金如土的大手筆，還得首推山東張大帥、四川范師長並列第一。

當年張宗昌兵臨上海，在長三堂子（妓院）裏狂嫖濫賭，手底下的副官爲應付龐大開銷，拿成細的鈔票當凳子坐。不過那時節的大鈔一張，面額僅抵五元而已。民國三十五年上海賑濟蘇北難民，選舉上海小姐，范哈兒爲了力捧他的「女朋友」王韻梅，個人一舉報效四千萬。上海大亨杜月笙湊他的興，陸續支援兩千餘萬元。這才以七千萬的救災選票，將王韻梅抬上了上海小姐的寶座，從而與平劇皇后言慧珠、舞后管敏莉、今之名作家梁實秋夫人歌后韓菁清分庭抗禮，並列滬上名姝。

楊森東走川邊，劉湘雄踞川東，當其時，劉湘的二十一軍，所轄部隊計有川軍第一師唐式遵

、第二師羅偉、第三師王陵基、第四師王續緒、第五師向成傑、第六師潘文華、第七師藍文彬（在臺名演員藍天虹之叔）、獨立第一師魏楷、獨立第二師藍正均。九個師之外，還有獨立機砲司令張邦本。其它的混成旅、獨立旅、步兵旅等等，名目繁多，兵力不一。范哈兒投降過來，劉湘也祇給了他一個川鄂邊防軍司令的名義，叫他在川鄂邊境一帶，自行徵糧收稅關餉供開銷。

邀請劉航琛共事業

劉湘的勁敵楊森離去，川東乃定於一，又爲中央建立了懲處楊森的這一功，一時之間，劉湘聲勢一振，因而便想起了把握時機，完成統一全川的大事業。劉湘聽說他手下的第三師師長王陵基，找到了一位理財能手劉航琛，四川瀘縣白塔街愛人堂百年老店的少東家，北京大學經濟系畢業，劉航琛只花了三個月的時間，將王陵基所兼管的重慶銅元局，四十五萬兩銀子的虧空全部補足，另外還剩九萬多兩的盈餘。就在劉湘楊森交戰那陣日子裏，假座重慶最大的餐廳暇餘樓裏開起了流水席，遍邀重慶股商，專門替時在前線作戰的王陵基借錢，使得第三師財源大開，所需戰費滾滾而來。第二次劉楊之戰的結果是劉勝楊敗，楊森讓出萬縣。事後劉湘論功行賞，將作戰最力，首先攻下楊森根據地萬縣的第三師師長王陵基委爲川東綏撫司令，駐防萬縣。王陵基獲得楊森的黃金地帶，劉航琛爲他借的那些錢，不多久就還清了。事爲劉湘所偵悉，從而一想，欲成大

等人才，非把他爭取到手不可。

首先，劉湘親筆下一張條子：「派劉航琛爲四川善後督辦公署財政處副處長。」

先居以副座，再談正辦。劉湘找到一位劉航琛的同學范崇實，去問劉航琛：「劉甫公請你當財政處長，你幹不幹？」劉航琛的回答是：「我幹不了。」再問原因，劉航琛說：

「甫公他無法安排現任的財政處長。」劉湘立即決定將他一任多年財政處長的那位兄弟伙調開，限時限刻，邀劉航琛見面說：「我是邀你來共事業，不是喊你來做官！」

劉湘和劉航琛談好了共事業，統一全川的合作條件：劉湘對於他自己的財政部門只保留兩種權：其一，倘若劉航琛舞弊，可以把他抓來槍斃。其二，如果雙方意見相差太遠，可以隨時將他免職。

然後，他再答應劉航琛的兩點要求：不下條子，不牽制劉航琛執行預算。（未完）

編輯部啓事

本誌承作家賜寄大作，日有十數起，惟有許多稿件，多不符合本誌徵文稿約，因此希望作家們在撰稿之前，詳細參閱稿約，撰寫稿件必須文字活潑，輕鬆自然，幽默雋趣；來稿以六千字爲限（長稿採用時，超出部份不計稿酬，特約稿件不在此限）。來稿若未採用，恕不奉覆，亦不退稿（務請自留影印底稿）。